

ING DE QIAOLIANG • XINLING DE QIAOLIANG



● 陈喜儒 著

心灵的桥梁

825746-48



10052468

44.62
C167

44.62
C167

社科库清3

心灵的桥梁

● 陈喜儒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心 灵 的 桥 梁

陈喜儒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七二一二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2插页 98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5059-0664-X/I·431 定价：1.70元

目 录

水杉	
——记中岛健藏.....	1
壮心不已	
——访井上靖.....	8
执着的探索者	
——访野间宏之一.....	14
坐拥书城 心怀天下	
——访野间宏之二.....	19
沙枣树	
——记松本清张.....	26
路，崎岖的路	
——访水上勉.....	36
一滴水文库	
——再访水上勉.....	42

抱朴舍杂谈	
——访住来井·····	49
心灵的桥梁	
——记旅日华侨作家陈舜臣·····	5
日本文学现状	
——访著名评论家尾崎秀树·····	63
回忆有吉佐和子·····	69
访三浦绫子·····	78
《望乡》和山崎朋子·····	87
儿童文学家君岛久子·····	96
记翻译家石上韶·····	100
生活逼迫他走上文学道路	
——记青年作家宫本辉·····	106
黑柳彻子的启示·····	114
雨中的鲜花·····	121
松山行·····	126
访荻野吟子的故乡·····	133
木下家的斗方·····	140
箱根夜话·····	146
松前的樱花·····	153

水 杉

——记中島健藏

从日本访问回来，带了很多照片。在一个细雨濛濛的星期天，和孩子一起把照片贴成了一本厚厚的相册。看，大涌谷的袅袅白雾，绪寂院叮咚的山泉，战场原连绵的细雨，箱根山把酒论文的欢笑，机场上依依惜别的泪花……，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不是一首情景交融的诗么？不是情深意切的歌么？可是，我总觉得缺少一点什么。

又是一个星期天，我整理访问笔记，偶然在笔记本中发现了一片绿叶。我好象遇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友，满心欢悦，小心翼翼地拿出来，贴在相册第一页的白色胶纸下面。哦，绿叶！如果说这本相册是一首诗，那么你就是这首诗的序章；如果说这本相册是一支歌，那么你就是这支歌的前奏，如果没有你，我这本五彩缤纷的相册就会黯然失色。

闲暇时，我常常凝视着这片绿叶。恍惚中，绿叶变成了一只小舟，载着我缓缓飘去，来到日本福岛市的信夫山下……

去年六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访问。到达东京的第二天，正好是前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健藏先生忌辰二周年。清晨，我们到座落在世田谷区的豪德寺为中岛先生扫墓。中岛健藏的夫人京子女士也特地从福岛市赶来了。

豪德寺不大，有几座木结构的殿堂，久经风雨，显得陈旧而苍凉。寺院后面有得大一片墓地，掩藏在葱茏绿色之中。大概昨晚下了一场小雨，长满青苔的小路湿漉漉的。树叶和草尖上，不时落下几滴水珠。

中岛健藏先生的墓碑，约有一米多高，用朴实凝重的灰青石雕成。正面按日本人的习惯，并排刻着中岛和夫人的名字；因为夫人还健在，所以用红字标出。碑座上有两个黑色的石头花瓶，插着鲜花。碑后刻着现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官川寅雄先生手书的生卒年月，字迹潇洒豪放、苍劲有力。

我们献上一束生气盎然的鲜花，低头默哀，之后拿竹杓舀起清水，洒在碑顶上。清水从碑石上静静地流下来，象晶莹的泪滴，打湿了鲜花。

望着那朴实无华的石碑，我的眼睛湿润了，面前浮现出中岛先生清瘦的身影、亲切的微笑，耳边响起了他那激烈、凌厉的东京方言。突然，这一切都消失了，眼前又浮现出一座耸立在青天之下碧海之上的巨碑，上面写着中岛先生

在太平洋战争中作随军记者时，目睹日军屠杀华侨的痛苦；写着他站在东京的瓦砾堆上，苦苦思索日本出路的苦闷和烦恼；写着他终于找到了一条造福于子孙万代的道路，为和平、民主，为日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而奔走呼号、奋勇献身。在这座巨碑前，正直的人，洒下热泪，献上敬意，而那些企图倒行逆施的人，他们的灵魂受到无情的鞭挞和嘲笑。

我们离开墓地的时候，四周静极了。野虫也好像懂得我们的心情，沉默了。只有轻轻的脚步声，沙沙地响着。一直沉默不语的严文井同志突然停住了脚步，他说闻到了一股气味，很象酒香，听到了一种声音，觉得耳熟。大家屏息敛气，确实觉得有一种气味从远处飘来，大概是一种野生植物的清香吧？文井同志说：中岛先生豪爽豁达，刚直宽厚，爱交朋友，又有海量，也许正在九泉之下，邀朋会友，开怀畅饮吧？记得一九六三年他来中国访问时，在仿膳饭庄喝多了，和诗人李季热烈拥抱。如今李季也世去了，也许正在和中岛先生一起喝酒呢！

中岛夫人点了点头说：“他有很多日本朋友，也有很多中国朋友，九泉之下，也不会寂寞的。”中岛夫人年近七十，娇小而柔弱。多年来，她与中岛先生一起，为日中友好事业，披荆斩棘，含辛茹苦，患难与共。中岛先生虽然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法国文学研究家，但既无财产，也无儿女，病逝后，夫人的晚年生活如何呢？中岛夫人好象看出了我们的心事，在分手的时候约我们到福岛新居去做客。

六月十三日下午，我随严文井、茹志鹃同志去福岛市。福岛市位于日本东北，是福岛县政府所在地。阿武隈川和须川在那里汇合，是个山清水秀，富饶美丽的好地方。

到达福岛时，已是暮色苍茫。汽车里，佐藤纯子女士指着远方的一座山说：“那是信夫山。”朦胧中，只能隐隐看出信夫山的轮廓。关于这座山，不知是否有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但我想，京子夫人从繁华的东京搬到这信夫山下，大概是别有一番深意的。

这座新居的客厅是仿照东京的老宅建造的。墙上挂着廖承志、阳翰笙、赵朴初的字画，茶几和钢琴上摆着无锡泥人、竹象、泥马、熊猫、彩盘。这浓郁的中国色彩，说明了主人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和深厚的感情。

中岛夫人端上自己亲手做的点心让大家品尝。佐藤纯子女士把一杯酒，一双筷子，放在中岛先生的遗像前。她说：“今天晚上有这么多朋友来，先生会感到高兴的。”她的声音越来越低，热泪滚滚而下。

“你们来看看我的生活也就放心了吧，”中岛夫人说，“我把东京的房子卖了。现在房子不值钱，地皮值钱，除了盖这座房子，还留下了一笔生活费，剩余的钱，设了中岛音乐奖。这里虽然离东京远些，但空气好，安静。我的兄弟也住在这里，大家也有个照应。我每月到东京去一、二次，虽然年纪大了，但也要为日中文化交流做点事。”她好象觉察到大家心情很沉重，于是讲起了她和中岛先生结婚时的情景。“中岛很爱喝酒，我也很能喝，从来没醉过。在我们结婚的宴会上，我一口气喝了七、八

十杯，一点事也没有。后来中岛对我说，你那么能喝酒，吓了我一跳，我写多少文章，也不够你喝的。”京子夫人爽朗地笑了起来。

提起喝酒，空气顿时活跃起来。白土吾夫先生说：

“中岛先生高兴时喝酒，痛苦时也喝酒。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刚刚成立时，日本政府百般刁难，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右派势力也趁机捣乱，写恐吓信，扔火焰筒。先生的文章无处发表，著作不能出版，生活很困难。但他绝不屈服，毫不动摇，顽强斗争。他卖掉了汽车，安步当车，为日中友好四处奔走。我家离中岛先生家很近，每天晚上十点半钟到他家里去汇报。遇到困难，我哭，他虽然劝我‘别哭，别哭，喝酒’，但也陪我一起掉泪。工作顺利了，我高兴，他也笑，还是喝酒，喝酒。直到清晨二点钟，他叫我走，我却抱着酒瓶不想走了……。二十三年来，患难与共，他比我父亲还亲，是我精神的支柱。”白土先生一边喝酒，一边回忆着往事，模仿中岛先生的音容笑貌，描绘着当时的情景。

“后来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每次从中国回来，都直接从羽田机场到中岛先生家里去。他问我，周扬怎么样了？阳翰笙呢？老舍真的自杀了吗？他热泪纵横，大声说：‘文革到底想干什么呀？我就不相信他们是坏人。如果一百个人中有一、二个坏人，是可能的。如果九十九个都是坏人，那么那个说别人是坏人的人就是坏人。’他拿起酒杯说，来，喝，一饮而尽……”

寒冷的冬天终于过去了。可是，就在春天刚刚到来的时

候，他却病倒在床上。在他病危之际，还念念不忘中国朋友。

中岛夫人说：“他倒在床上，一直望着院子里的一棵树。有一次电视记者来采访，嫌那棵树碍事，惹得他大发脾气。后来病重了，连动也不能动了，我就用一面镜子，放在他身边，他看着镜子里那棵树。他说：‘我死后，就在那棵树里面。’我从东京老宅，把这棵树也移来了，栽在院子里。”

我望着窗外，夜色浓重，看不清那棵树，只见几片叶子，在室内灯光的辉映下闪动。

中岛夫人走到钢琴前，弹了一支德彪西的曲子，又弹了一首陕北民歌。夫人说：“这两支曲子，是中岛先生生前喜欢的。他不但是摄影迷，也是音乐迷，特别是在他高兴的时候，常常问别人弹什么？你说幸福，他就咚咚咚在钢琴上狂奏起来。我不愿意叫他弹我的三角钢琴，他就买了这台竖式钢琴。”

小小的客厅里有两台钢琴，几乎占据了一半面积。在竖式钢琴前面，有一尊中岛先生的漫画似的瓷雕像。他带着眼镜，叼着香烟，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情，好象在听着夫人讲话。

咚咚的琴声，在深夜中格外响亮，扣击着大家的心。白土先生唱起了中岛先生的老友、著名作家井伏鱒二写的一首诗：

我怀阿健夜方寒，
处处谈文任往还。

寂寞空庭松子落，
怜君独宿怎安眠？^①

我在心里默默地随着唱。我想，中岛先生的庭院，永远也不会寂寞的，因为它牵系着四面八方朋友们的心。中岛先生永远也不会孤苦伶仃、形影相吊的，因为他的事业，他的精神，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临别时，我们走进院子，看那棵树。树身约有三、四米高，碗口粗，长得枝繁叶茂。我轻轻地摘下一片叶子，放在手中，借着灯光，我看清了这是水杉的叶子。

我又翻开相册，凝视着，沉思着。呵，绿叶！我懂得中岛先生以水杉自喻的用心：他爱水杉顽强的生命力，他爱水杉坚韧不拔的精神，他相信自己倾注心血的日中友好事业，会象水杉一样，任凭沧海变化，物换星移，人事沉浮，永远根深叶茂，挺立在天地之间。

①李芒同志译

壮心不已

——访井上靖

井上靖是中国读者熟悉的作家。他的《天平之薨》、《斗牛》、《猎枪》、《夜之声》等作品早已译成中文，深受中国广大读者的欢迎。他知识广博，文笔凝练，构思精巧，态度严肃，擅于在浓郁的诗一样的抒情气氛中，描写人物内心蕴藏的热情、执着、孤独和痛苦。诗人的气质和小说家的匠心，形成了井上靖作品的深婉雄浑的美。

我虽然在不同场合多次见过这位创作精力旺盛、热心于中日文化交流事业的老作家，但每次都匆匆忙忙，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听他谈一谈文学，讲一讲自己的创作生活。当然，了解、熟悉、评价一个作家，主要是通过他的作品，但无拘无束、敞开胸怀的谈话，会使人们相距遥远的心，一下子亲近起来。今年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访问时，我们曾应井上靖先生邀请，到他家里做客。

在前往井上靖先生家的途中，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长白土吾夫开玩笑说：“井上先生很喜欢柔道。如果你说他柔道高强，比说他文章写得漂亮还要高兴。”井上靖青年时代，曾刻苦练习柔道。他在金泽第四高中读书时，作为该校柔道代表队员参加了京都武德殿的比赛。遗憾的是，在高中三年级时，因柔道练习时间问题，井上与同学发生争执，一怒之下退出柔道部。这是井上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他离开了柔道，开始把心中的苦闷、忧伤、憧憬、希望，化成了诗行。二十二岁时，他以井上泰的笔名发表了第一首诗《冬天到来的时候》。他述说内心的《孤独》，《怀念故乡》，思念《母亲》，歌唱《五月的风》、《初放的梅花》，咏叹《凋谢的樱花》、《迷蒙的风雪》。从此，他踏上了漫长的文学道路。如果没有这个波折，说不定我们在日本文坛上看不到著名作家井上靖，而在日本柔道界将有另一名骁勇善战的“姿三四郎”。

汽车停在位于东京世田谷区的井上靖寓所的门口。那是一栋独立的小楼，有一个小小的庭院。甬路两旁，栽着花草，显得幽雅、恬静。头发斑白的井上夫人在门口迎接我们，井上先生穿着黑色和服也迎了出来。我们一起走进客厅。客厅很大，临窗一边摆着茶几、沙发，另一边排满了书架。井上靖先生今年七十五岁，但却看不到一点龙钟老态。他脸色黑红，思想敏捷，举止稳健，谈吐文雅，一派潇洒的学者风度。他说中国作家来访，日本作家、日本文学界都很高兴。他代表日本笔会（井上靖是现任日本笔会会长）热情邀请中国笔会参加1984年在东京举行的国际笔会

大会，并且说：“对于中国代表团没有人数的限制，来多少我们都欢迎。”谈到亚洲作家和亚洲文学时，严文井同志说：“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希望井上先生也早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井上先生谦虚地说：“我应该在中国作家巴金先生之后。”

我是第一次到井上靖先生家里做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井上先生的藏书。在那一排排整齐的书柜中，有大量的历史著作。他在日本历史小说的领域里是卓有建树的。在他以前的历史小说，大都取材于日本历史，以日本为舞台展开历史画面。而井上靖先生的《天平之薨》、《敦煌》、《楼兰》、《苍狼》、《海涛》等作品，不仅着眼于日本历史，并且撷取了中国、中近东、欧洲的历史画面，开拓了日本历史小说的新领域。

深厚的历史、宗教知识，是他在长达十五年的记者生涯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井上靖先生毕业于京都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当时在大学里，他并没有认真读书，甚至连上课都不去，而是躲在吉田山附近的小酒馆里喝酒，写诗，写小说，写剧本，会朋友。毕业后在《每日新闻》社担任宗教栏记者。井上原本对于宗教不仅知之甚少，而且毫无兴趣，但为了工作，他拼命研究、阅读《般若心经》、《华岩经》、《净土三部经》、《碧岩录》等一些宗教经典，每周写一篇关于宗教的文章。这为他后来写历史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月20日，中国作家代表团到风景如画的箱根访问，下榻在小涌园饭店。当晚，井上靖夫妇从东京赶来，设宴

款待中国作家，他刚刚在东京参加了“新潮第十四次文学大奖”授奖仪式，他的新作——长篇历史小说《本觉和尚遗文》一书受奖。大家举杯为他祝贺。

《本觉和尚遗文》一书，是描写日本混乱的战国时代，茶人千利休和横行天下的英豪丰臣秀吉之间互相利用、对立的故事。为了写这本书，井上靖在十年时间里，收集资料，作了大量采访工作。为了探索利休的精神，他去拜访年迈的茶道爱好者，了解老年人的心情。为了熟悉茶具，他经常出席茶会，观赏茶具，茶杓及茶室的摆设装饰，体验茶道的气氛。日本评论家说：“这部历史小说是井上靖酝酿十年才问世的杰作。从《本觉和尚遗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井上靖把历史小说推进到新的领域。”但井上靖对此却很淡然，他说：“我写完一本书就算完了。至于对这本书怎样评价，那是别人的事情，而我只是专心致志地考虑、构思新的作品。我一直认为，一部作品，有五个人说好，就肯定有五个人说坏，我没有听到，只是人家没有说出来而已。不管一本多么好的书，都要经过历史的长期考验，才能成为传世的杰作。我认识到这一点也不容易，这倒应该感谢中国唐代的书法家颜真卿。中国有一本书叫《颜鲁公文集》，收集了反对和赞成的文章。两者针锋相对，各抒己见。一千多年过去了，颜真卿端正雄伟、遒劲郁勃的书法流传下来了，受到人们的喜爱。历史证明，颜真卿是伟大的书法家。现在看来，那些反对颜真卿的文章起了反作用，就是从另一个角度使人们认识了颜体的艺术价值。日本历史上也有几个书法家，但没有人反对

他们，只是一味地说好。从这一点来说，日本不是书法之国，而中国才是真正的书法之国。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只是一片赞扬声并不一定是好事。”

他喝了一口酒，继续说：“我现在正在酝酿写一组以孔子为中心的小说。去年我和我的妻子访问了山东曲阜，看了孔庙、孔府、孔林。孔子是一个思想家，不是个宗教家，但他的思想却流传下来了，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他为什么受到尊重？我认为他从人的共性出发，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十年前有一位日本学者叫贝塚茂树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关于孔子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从那时候起，我就收集资料，准备写孔子。”

井上靖先生对世界各国汉学家研究孔子的情况非常熟悉，并且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日本人都很喜欢孔子的一句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中国五、六世纪，认为时间如滔滔河水，滚滚而去。到十五、六世纪，对于人生的咏叹就不一样了，认为应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到了近代，有人考证说孔子老时回到鲁国，壮志未酬，感到悲伤，发出了慨叹。我认为应该有现代的解释。河水，在弯弯曲曲地流，人生也是曲曲折折的。但人所创造的历史，正象河水一样，尽管千折百迴，最终总要流入大海，实现人类的共同理想。所以，孔子的思想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对人的肯定。我要写孔子，也要写他的高徒颜回、子路，人物性格在《论语》里已经有了，但我还不能动笔，还要继续研究、探索。也许写不成，但我已经准备十几年了。小说家总是愿讲自己的计划，总是野心勃勃，想一本书打下